



至赶峨山街

CHONGGAN ESHANJIE

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

重 赶 峨 山 街

彝族普 飞 著

杜 琦 插图

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

重 赶 峨 山 街

普 飞 著

*

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重庆嘉陵路344号)

重庆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1号

重 庆 印 制 第 一 厂 印 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 字数41千

195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4·299

定价：(6) 0.18元

目 录

玉龙峡.....	{ 1 }
門.....	{ 13 }
重赶峨山街.....	{ 20 }
祝福的约会.....	{ 33 }
月夜.....	{ 47 }
画丰收.....	{ 54 }
献礼.....	{ 58 }

玉 龙 峡

一

从峨山城向南走十公里，便到了富泉乡。富泉乡是峨山彝族自治县的一个自治乡，散布在山腰和山脚的十几个小寨子，居民全是彝族。这里是半山区，住在山腰的农民种旱地，住在山脚的农民栽水田。

有一个寨子叫万和村，座落在绵羊山脚，三十二户人家——这里就是我的故乡。解放前，我们这个寨子叫“雨乍斗”，就汉语说，是“河水环绕的村庄”的意思。寨子地势略略倾斜，和山的倾斜连成一线。南、西、北三面是水田，弯弯地围绕著寨子；东面是绵羊山，是从大黑山①延伸下来的一条支脉，山梁的两侧很多地方松垮了，望上去一片灰白色的光土，没有一棵树木。接近寨子的七、八十步的地方，山梁缺了很大一个口，两岸悬崖耸立。波涛汹涌的绿河从南面流来，穿过山缺口向北流去。缺口内礁石重叠，水冲在礁石上，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。嘩嘩的水声，传到一里以外。悬崖很高，人站在上面往下看，只见溅起一片白光。在悬崖上，水冲击的声音尤其浩大，使人心惊胆寒。这地方，就是玉龙峡。

十年前，我还是个孩子，跑到地里还采不着向日葵的叶。

我們十七、八个男女孩子，常在街上做各种游戏。我們最愛做煮飯的游戏，把三个石头支起来，上面放了一块爛瓦，就在下面烧起火来。接着把采来的野菜用石刀切細，放在爛瓦上炒；洒上一些細土，就算是下油鹽。我們都是穷孩子，多么想能够真的炒一頓好菜吃啊！

我們寨子里有一家大財主，名叫杨正昌，他是漢族，家里养了一些穿黃衣的兵。那些兵真凶惡，只要杨正昌一下命令，他們便打人、杀人都干。我們常見我們的爸爸餓着肚子給杨家干活，也见杨家用繩子捆我們的爸爸，用棒子打我們的爸爸。每年田里收粮食，都是挑进杨家去。我問媽媽：“我們田里的谷子，是爸爸和你种的，怎么不挑回我家来？”媽媽忙蒙住我的咀，說：“这样說不得，杨家听见可要打你的。”

我們这些孩子誰也吃不飽，肚子里經常是酸溜溜的。每当杨家的孩子吃着糖来，我們的口水便流出来了。杨小春也象他爸爸那样欺侮人，不但不把糖分給我們吃一点，还用他那双穿着小皮鞋的脚踢我們，罵着說：“你們真是些穷叫化子，穿得这样破爛。”接着他要我們爬下来裝作馬，讓他騎在背上。走的慢，他吆喝着打我們的屁股；走的快，他摔了跤，他爸爸可要拔我們的头发了！有一次，我們說：“这里不好騎，到野外草地上去騎吧。”到了草地上，我們便說：“我們先玩打斃子吧。”我們是想把小春揍一頓。可是在不远的地方，小春的爸爸騎着一匹馬，帶着兩個兵来了。我們只得爬下身子裝作馬，讓小春騎在背上。

一天，我爸爸忽然要我开始放牛了。我不去，媽媽烧了兩個紅薯給我揣在怀里，牽了杨家的牛給我出寨子。天气阴

沉沉，媽媽把一件簑衣給我披在身上，我一看，啊呀！是一件麻栗叶子縫的簑衣。“我不要！”我生氣的說。“要雨淋死你嗎？”媽媽也生氣的說。我說：“我家的棕樹那麼多，為什麼簑衣不用棕皮縫呢？”媽媽又蒙住我的咀，說：“別這樣吵，楊家聽見可不得了。孩子，我家的棕皮都被楊家征募去了，楊家把棕皮運進城去賣一趟，就能帶回來一包白白的花錢②。”

太陽落山，趕着牛回來，餓得路都走不動了。走到寨子前便難過地想：“頓頓飯吃野菜，一頓吃麻蕒，一頓吃芭蕉心，一頓吃野藤根，又苦又麻，今晚吃的這頓到底又是什麼呢？這些野菜我已吃怕了。”把牛關好后便回到家里，媽媽端出一盆野藤根湯。“媽媽，我替楊家放牛，怎麼還吃我家的飯呢？”媽媽回答：“孩子，別問這個。”媽媽掉眼淚了，我不敢再問。

奶奶靠牆坐着，很慈愛的把我拉過來靠在她懷里，對我說：“玉龍峽不真平，我們是永遠不會富的。”

二

傳說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綠河的水，從我們寨子南面，沿着彎彎的田，流到北面去，環環的圍繞着寨子。綿羊山上飛松青蒼，百鳥啼鳴，沒有一處松垮的地方。山梁一直延伸到寨子後面，根本沒有一個大缺口。仙人坐在山梁上，用一根長竹竿，伸到南面可以釣到綠河的魚，伸到北面也可以釣到綠河的魚。

這位仙人，白色的胡子都有筷子那麼長了，但他還要每天天一亮便起來，領着他的女兒，在綿羊山上種樹。老人一鋤一

勤地挖着坑，姑娘把飞松子一粒一粒地点在坑里。父女俩穿的服装和彝族一个样。老人头上盘一条黑色的头巾，穿着一件开对襟的衣服，腰间系一根红缨带子。姑娘戴着一顶花白喜鹊帽；穿一件开侧襟的衣服，襟边绣着青藤花，卷折的袖子上绣着石榴花；胸前的围腰上绣着一朵红牡丹，围腰带上绣着花条条；手腕上戴着银手镯，手指上戴着罗汉钱银戒指，耳朵上吊着象灯笼一样的银耳环，跑起路来，手镯、耳环叮呤呤响。

任何人都能看到父女俩，不过要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或者太阳落山的时候。每天，父女俩天一亮便起来劳动，太阳升起便不见了；太阳落山，父女俩又在山上劳动了，天黑下来，便不见了。白天和黑夜，怎么也找不到父女俩，只有在山梁上找得到一些麒麟脚印。早晨和黄昏，便见父女俩弓着背，在山上手不停地种飞松籽，非常勤劳。父女俩种的飞松长遍了绵羊山，引得孔雀和鸚鵡也从百里外的思茅飞来，在飞松林里做窝孵雏。

这里的彝族人民，都来看父女俩劳动。大家学着父女俩从早到晚的劳动，田里长出了象玉蜀黍一样高的稻，谷粒象桃子一样大；地里长出了可以攀人的黄豆棵，豆子有南瓜那样大。每天大家从早到晚的劳动，不觉养成了习惯。人人终身勤劳，庄稼一年比一年高，果实一年比一年结得大。生活富裕起来了。

每天中午，大家回家吃午饭的时候，总有一对鸽子在寨子上空盘旋，嘴里用彝语唱着山歌，就汉语说，意思是：

这里便是好地方，

地里长了黄金树。

誰也不准起狼心，

要吃要穿須劳动。

寨子里的人，附近寨子的人，都听鴿子的話，都勤垦劳动，吃自己劳动的收获，誰也不偷別人的东西，連拾到东西都奉还失主。

寨子里有个坏蛋，人人都叫他黑狼。黑狼不愿意劳动，只想坐吃现成。田里谷子快黄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他召集全寨子人开会。他說：“我們办一个谷子会：每年秋收时把谷子挑在一起。大家搖骰子，誰搖出的点数多，谷子就讓誰得，別的人都只准留一些够吃一年的谷子。先搖到谷子的，每年每担谷子要附加一斗的利息，可用黄豆、麦子代替。”大家觉得沒有哪点不公平，于是同意了成立这个会。

秋收的时候，黑狼說：“头年不搖骰子，谷子該交給起会的人先得，算是表謝意。”于是桃子大的谷子，一筐一筐的挑到黑狼家去了，谷子从楼上堆到楼下，从廚房堆到牛廐，堆滿了他家所有的房間。黑狼又說：“大家把斧头和菜刀都交来，数一下再还給大家。”全寨子的斧头、菜刀都拿来了，在黑狼家的地窖里摆了一堆。黑狼把大家叫出屋外，他本人兩手各拿着一把菜刀，大声說道：“谷子就算是我的，永远也不搖骰子了！”众人动手要打黑狼，可是黑狼一喊，家里兄弟、伯叔、妻子、儿子都提着菜刀出来了。众人见黑狼一家人，个个双手持刀，而自己赤手空拳，怕打不过他們，只得依他們了。黑狼又說：“这里的田地都是我的，你們种我的田，每年都要把谷子挑来給我！”这样，每年收获的谷子都得統統挑到黑狼家

去。

黑狼坐吃別人的谷子还不到半年，忽然全家害了一场奇怪病：吃得进，拉不出，肚子胀成了个大坛子。全家磕头拜天，又把谷子赔还众人，病才慢慢好起来。

这时，那一对鸽子又唱起山歌来了：“要吃要穿須劳动……”

黑狼很愤怒，他帶着一家人，追着鸽子找落窝的地方。到下午，见鸽子在寨子后的山梁上越飞越低，随后变成了兩匹麒麟，跳了兩下，鑽进山梁里去了。

全家人拿了鋤头挖山梁，挖了一半深，就看见一条龙在翻动身躯。寨子里来看挖山的人都喊：“这是一条玉龙，它是为我们造福的，不能挖！”黑狼用不干淨的話把众人罵了一頓，又繼續挖山梁。漸漸地玉龙变成了一根野藤。黑狼提起斧头朝野藤狠命一砍，“噤！”一声，野藤断了，流出鮮紅的血来。这时突然出现了那父女倆，一轉身变成了兩匹麒麟，麒麟一跳，变成了一对鸽子，向远处飞去了，那条砍断的野藤，涌了七天七夜的血。

从此以后，綿羊山兩側的土年年松垮，飞松树倒完了。种出来的稻和黃豆棵变矮了，結的果也变小了。黑狼把綠河的水引到挖断山梁的地方，水越冲缺口就越深，成了一道险峭的深峽。

三

我們都是放牛孩子，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。个个寨子講这个传说，男男女女講这个传说，我們放牛的也跟着講这

个传说。我常一遍二十遍地请求奶奶讲。如今，绵羊山两侧到处是松山，望上去一片灰白色的土，没有一棵飞松树了。每个人都說：“玉龙的脊梁挖断了，所以肌肉也跟着腐烂掉啦。”这话很使我们相信绵羊山松垮的原因。

听说，綠河的水被引到玉龙峡后，彝族人民日以繼夜地挑除石头，开辟出了现在圍繞着寨子的一片水田。可是这片水田被杨家占去了，杨家一家人靠收租享福。传到杨正昌手里，对农民的压迫更厉害，以前佃戶們一年还可以吃到兩三个月的粮食，如今有的佃戶一粒粮食也吃不到了，得統統交給杨家。

杨正昌对全寨子人說：“玉龙的脊梁挖断了，你們永远也富不了，要富，除非把玉龙峡填平。”

人們站在寨子后山嶺上，向下看着嘩嘩怒吼的玉龙峡，見悬崖下浪花四濺，都叹着气說：“填这深峡，我們不是傻瓜啊！”我們放牛的孩子也会說：“这深峡一輩子也別想填平，能有什么富裕。”

“玉龙脊梁是姓杨的挖断的！”大人們这样說。洛拉和我們一羣放羊孩子也跟着叫起来了：“玉龙脊梁是姓杨的挖断的！玉龙脊梁是姓杨的挖断的！”杨正昌說：“我家沒参加。”管他参加沒参加，我們总是叫：“玉龙脊梁是姓杨的挖断的！玉龙脊梁是姓杨的挖断的！……”杨家的人天天追着我們打，我們一天也安不了心。我替杨家放牛，牛都不敢去牽了，讓媽媽給我牽出来；晚上放牛回来，任牛自己回到主人家去。

一天晚上，月亮照得亮堂堂的，杨正昌召集全寨子人在场上开会。他說：“玉龙脊梁是姓杨的挖断的？你們凭什么这

样說？这是几世代以来就有的深峽了，你們說是姓楊的挖的，你們亲眼看見了嗎？難道你們是長生不老的古人嗎？”接着他宣布：“从今天晚上起，誰也不許再乱嚷‘玉龙脊梁是姓楊的挖斷的’，誰嚷就抓誰斬頭！”洛拉的爸爸勇敢的說道：“我們嚷我們的，你堵得住我們的喉嚨嗎？”楊正昌举起文明棍就要打洛拉的爸爸。大人們早就对楊家憤怒了，現在大家在场子邊的柴梁上各人抽出一根棒來，我們放牛的也兩手各



拾了一个石子准备着。这几天杨家的兵有事到峨山城去了，一个也没留在家，于是杨正昌吓坏了，讓他的妻子和姑娘劝住羣众，他自己溜回了家。

第二天，他写了一封信，讓妻子帶到城里去。当天下午，有五个兵背着枪回来了。杨正昌馬上召集大家开会，誰不順眼就举起文明棍往誰的头上打去。他把洛拉爸爸的鼻子打了一棍，直流鮮血。洛拉爸爸气的一下把他按倒，左手捏住他的脖子，右拳头狠命的捶他的鼻子，杨正昌野狗似的哇哇直叫喊。一个兵用枪托往洛拉爸爸头上打去，洛拉爸爸昏倒了。杨正昌爬起来說：“斃掉他！”那兵抬起枪砰一声，洛拉爸爸身上流出了鮮紅的血。洛拉和他媽嗚的一声哭起来。我看见杨正昌的衣襟上染上了一块血，往脸上一看，他的鼻子正流血呢。

我总想替洛拉爸爸报仇，沒有枪，就偷了爸爸誘豹子用的两个炸弹藏在身上。我怕別人聞到炸弹上染的羊油气，用紙包了一层。我走路时刻都小心，免得跌了跤炸弹爆炸。

洛拉爸爸死后我們暂时不再叫“玉龙脊梁是姓杨的挖断的”，杨家不追打我們了，我每天可以放心的牽牛、关牛。一天，我正去牽牛，听见正屋里有人說話，忙蹬上牛槽，从一个墙洞里望进去，见打死洛拉爸爸的那个兵和杨正昌坐在一条長凳上談話，杨正昌嘬着他的那只旱烟管，烟鍋上插着一支白白的紙烟，吸得正香呢。那个兵也嘬着一支紙烟，可沒用烟管。我掏出炸弹，想爬上屋頂扔下去，但忽然想到：“在寨子里干，杨家作怪起来，全寨子都遭殃了！要干在山野里干吧！”我裝起炸弹，牽了牛吆出寨子去。

我們把牛趕到大黑山下放，我想起了前几天看見的一窩斑鳩，便一個人偷偷地鑽過一股箐，到離我們放牛的地方三里遠的一塊地邊去，看烏雛孵出來了沒有。快到地邊了，忽然望見楊正昌領着三個兵順着路走來，他們一定是走別的寨子回來的，這次他沒有騎馬。四個人慢慢的走路。我躲到路上面的一叢灌木里，等了好一会儿他們才走近了。我掏出炸彈朝楊正昌狠命扔去，兩個炸彈一同包在紙里，炸起來可响啊！我鑽出了灌木叢，我不知道人炸着了沒有，一口氣跑回放牛的地方，和同伴們玩起豆謎來。然而，我的心一直咚咚地跳。

我吆牛回家來，見楊正昌的臉炸傷了一塊，一個手指用紗布裹着，一定也受了傷。那打死洛拉爸爸的兵，用紗布包着一只眼睛。我想：“這事情是發生在山野里的，說地點，附近五個寨子，距離各寨都差不多，他們不會知道是我干的吧，跟他有私仇的人多着呢。”

楊家沒有調查出扔炸彈的人是誰，但是逼債逼租更苛刻起來了，幾乎每天都有人繳不起租挨打挨吊。那些兵槍杆上插着刺刀，闖這家又跑那家。佃戶們也暗暗準備好獵槍，想迫不得已的時候起來干一場。

“窮鬼們，你們等着死吧！”楊正昌在街上大嚷。“楊妖精，你等着死吧！”佃戶們也在屋裏說。我心里很緊張：“到底是他死？還是我們死呢？”

四

1950年，人民解放軍來到了我們富泉鄉。在我們“雨乍斗”寨子里，也住了一個連。解放軍同志給我們挑水、挑柴，而

我們家家窮得沒有什麼好吃的招待他們，抱歉得很！

我們的婦女很多人不熟漢語，只能勉強說幾句。老大媽們拉着解放軍同志的手吃力的說：“楊家說的，玉龍峽不填，我們不富。”說着大家把解放軍同志推到玉龍峽的懸崖上。由於不熟漢語，老大媽們只是一股勁兒推，一句話也不說。解放軍同志莫名其妙了，等被推近懸崖，聽見嘩嘩的河水聲，便以為老大媽們懷疑他們，要把他們推到懸崖下去。但是看老大媽們喜悅的面容，不再懷疑了，任她們拉拉推推的推到懸崖上。解放軍同志向下俯瞰，吃驚地瞪起了眼，一個同志帽子竟掉下懸崖，隱沒在浪花中了。“楊家說的，玉龍峽不填平，我們不富。”老大媽們指着深峽說。“我們不富。”解放軍同志怎麼也听不懂。恰好這時來了一個男人，他能說漢語，對解放軍同志說：“大軍同志，這裡叫玉龍峽……”接着他給解放軍同志講起玉龍峽的傳說來了，講完了便說：“楊家說玉龍峽不填平，我們永遠也富不了。”解放軍同志這才恍然大悟，老大媽們搞了半天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解放軍同志望了望深峽，說：“這深峽怎填得平！哼！地主們自己把人整窮，還騙說是挖斷了龍脊梁。”

這年我和洛拉已長大了，不是放牛的孩子了，我們天天下田盤庄稼。我們會說一口熟練的漢語，一回來便和解放軍同志拉扯起話來。解放軍在我們寨子里住了五天。這短短的五天內，我們懂得了窮困的原因、翻身的辦法。老大媽們不再向玉龍峽乞憐了（雖然忘記不了傳說中的父女倆）。都用華語嚷着要打倒楊家。

我們寨子里來了四、五個工作人員，在他們的指導下，全

寨子人民象挖野藤一样，把地主的老根根給挖掉了。

从这天起，我們寨子起了个新名字——万和村。写信、送公文都只用万和村，“雨乍斗”的旧名渐渐不听见喊了。

土地改革完成，我們村里組織了互助組，每亩田的产量由原来的七百斤增加到八百斤。前年(1954年)互助組轉社，每亩田收了九百多斤；今年办高級社，很多田估計可收一千斤。

我們富泉乡历来只种一季稻，今年試栽了近五百亩的双季稻。谷穗又大又長，密密层层的黄遍田场，真象一条黄金帶子圍繞着我們的寨子。稻茎長得又粗又高，虽則被谷穗吊勾了一节，但人走进田里，还是只看得见黑黑的头巾。丰收景象摆在眼前，富裕生活已經到来了！

杨妖精說我們寨子永远也富不了，請看在共产党領導下的今天吧！

① 大黑山是富泉乡最高的山，从龙武县的花腰族集居区起，經過富泉乡，到峨山城的桂峯，是这一帶的名山。

② 白白的花錢，即半开銀元。

門

在云南省的大黑山下，是彝族聚居的地方。国民党时代，彝人挖野山藥和年渣渣[㊟]度日。低低矮矮的土屋，有的屋頂凹陷，有的塌了屋檐。土牆上的窟窿，大的大来小的小，直的直来橫的橫；房主人在家里攔一根竹子，挂上湿衣裳，一会儿就晒干了。

尽管屋子这般破爛，仍然家家都有門。哪家沒有門，就不許参加火把节。那些門板修修补补，一块新来一块旧，活象房主人的衣服，滿身补釘。

如今不同啦：許多土屋的屋牆屋頂，都打整得干干淨淨的。

今年阴历四月的一天，寡妇山嫂嫂的門換新啦！

这天，她遵照这地区的彝族风俗，跪在大門前，仰头望着門楣，述說这張門的历史。門外，刚抬来的新門板靠在柴垛上。三个木匠垂手立着，等待着她把辛酸的历史傾訴干淨。

她跪着。門板前摆着一把黑木祭盤。祭盤中，煮熟的雄鷄冒起热气，兩碗糯米飯也升起热气；兩碗酒发出清香，一个四叉松枝散出澀气；四柱叶面香，升起嫋嫋的白烟。她开口說：“金鑲門，銀鑲門，不如彝家的木板門。……”

这一句是开场白，世世代代，祭門神的时候，总是先說这